

李文·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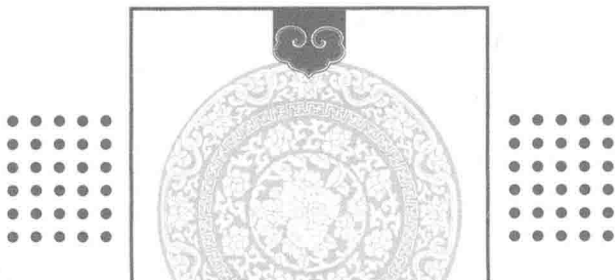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韩非子》
对称结构句法研究

 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

李 文 · 著



《韩非子》 对称结构句法研究

 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镇 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韩非子》对称结构句法研究 / 李文著. — 镇江:
江苏大学出版社, 2018. 4
ISBN 978-7-5684-0815-8

I. ①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法家②《韩非子》一句
法一研究 IV. ①B226. 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5232 号

《韩非子》对称结构句法研究
《Hanfeizi》Duichen Jiegou Jufa Yanjiu

著 者/李 文

责任编辑/张 冠 芮月英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: 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6464(传真)

网 址/http://press. ujs. edu. cn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句容市排印厂

开 本/890 mm×1 240 mm 1/32

印 张/8. 75

字 数/227 千字

版 次/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684-0815-8

定 价/36. 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: 0511-84440882)

目录

绪论 001

- 一、韩非和《韩非子》 002
- 二、《韩非子》的文体及语言特色 011
- 三、骈文视角中《韩非子》的句法特征 015

第一章 《韩非子》中句子成分内部的对称结构 021

- 一、主语内部的对称 026
- 二、宾语内部的对称 031
- 三、谓语内部的对称 041
- 四、不同句子成分之间的对称 052

第二章 《韩非子》中由单句构成的对称结构 055

- 一、普通分句的对称 056
- 二、紧缩复句中分句的对称 115

第三章 《韩非子》中由复句构成的对称结构 130

- 一、普通复句的对称 131



- 二、紧缩复句的对称 160
- 三、句群的对称 183
- 四、“联珠”修辞格与“连珠”文体 190

第四章 《韩非子》中的韵文篇与对称结构 201

- 一、《韩非子》韵文的押韵特点 202
- 二、韵文押韵与对称结构的关系 223

第五章 《韩非子》中的排比与对称结构 228

- 一、句子成分中的排比 229
- 二、单句的排比 231
- 三、复句的排比 240
- 四、段落中对称、排比、顶真的综合运用 2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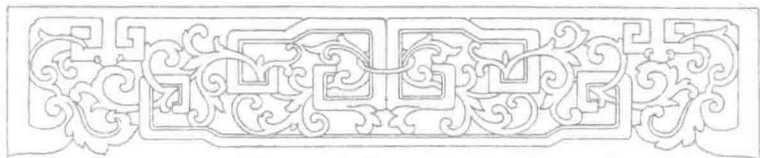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一 《主道》第五 254

附录二 《扬权》第八 259

附录三 《亡征》第十五 266

参考文献 270

后记 276



绪 论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载司马谈论阴阳、儒、墨、法、名、道六家之要指,对法家有如下评判:“法家严而少恩;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,不可改矣”^①;“法家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一断于法,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。可以行一时之计,而不可长用也,故曰‘严而少恩’。若尊主卑臣,明分职不得相逾越,虽百家弗能改也。”^②以法明上下尊卑之分、“虽百家弗能改”即其历史定位。但是,对其“严而少恩”的特质后世批评不绝于耳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肯定法家“信赏必罚,以辅礼制”的同时,对它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:“及刻者为之,则无教化,去仁爱,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,至于残害至亲,伤恩薄厚。”^③不过,从仁爱角度对法家所做的攻击实难遮掩其绝世的理性光辉。法家代表人物,首推韩非。其著作《韩非子》更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,在先秦思想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其文学、语言学价值,亦为后世所重。

① 《史记》(第十册)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3289页。

② 《史记》(第十册)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3291页。

③ 《汉书》(第六册)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736页。



一、韩非和《韩非子》

韩非(约前280—前233),韩国王室宗亲。据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记载,韩非“喜刑名法术之学”。战国末期,长期作为秦国附庸的韩国也时刻面临灭国之危险。韩非“数以书谏韩王,韩王不能用”。《史记·韩世家》载,“王安五年,秦攻韩,韩急,使韩非使秦,秦留非,因杀之。九年,秦虏王安,尽入其地,为颍川郡。韩遂亡”^①。不过,据《六国年表》,韩非出使秦国在王安六年。^②王安六年,前233年。九年,前230年。这个时间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的一致。始皇十四年(前233),“韩非使秦,秦用李斯谋,留非,非死云阳。韩王请为臣”,十七年(前230),“内史腾攻韩,得韩王安,尽纳其地,以其地为郡,命曰颍川”^③。对于韩非入秦时间存在的矛盾,钱穆怀疑“非以王安五年十月后至秦,史公据秦纪,则在翌年也”^④。韩非之死,距秦灭韩只有三年时间,距秦统一全国也只剩下了十二年。韩非无论在韩“谏”还是在秦“说”,均以悲剧告终。秦王扫六合,虎视何雄哉,韩非上书《存韩》,并未能阻挡韩国成为祭旗者,前230年,“事秦三十余年,出则为扞蔽,入则为席荐”的韩国第一个纳入秦之版图。

秦并天下进程^⑤:

始皇十七年(前230),韩王安九年,灭韩。

始皇二十二年(前225),魏王假三年,灭魏。

始皇二十四年(前223),楚王负刍五年,灭楚。

① 《史记》(第六册)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1878页。

② 《史记》(第二册)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754页。

③ 《史记》(第一册)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32页。

④ 钱穆: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商务印书馆,2015年,第553页。

⑤ 钱穆: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商务印书馆,2015年,第651-652页。

始皇二十五年(前 222),燕王喜三十三年,灭燕;代王嘉^①六年,灭赵。

始皇二十六年(前 221),齐王建四十四年,灭齐。

韩非之死在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这样记载:

李斯、姚贾害之,毁之曰:“韩非,韩之诸公子^②也。今王欲并诸侯,非终为韩不为秦,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,久留而归之,此自遗患也,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秦王以为然,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,使自杀。韩非欲自陈,不得见。秦王后悔之,使人赦之,非已死矣。^③

《史记》称韩非“为人口吃,不能道说,而善著书”,令同出荀卿之门的李斯也自叹不如。秦王正是见了韩非所作《孤愤》《五蠹》而发出了“嗟乎,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”的感叹。《史记》把秦急攻韩的原因归于求贤,认为这导致韩“始不用非,及急,乃遣非使秦”。韩非未能改变韩国的命运,秦王“悦之,未信用”,最终为李斯、姚贾构陷,死于狱中。《史记》所记的韩非之死,为司马迁一家之言,不过《汉书》中班固也认为是“李斯害而杀之”^④。

《史记》老子、韩非合传,“李耳无为自化,清净自正;韩非揣事情,循势理”,位居列传第三。除了尊崇,司马迁对韩非的遭遇还格外同情,在韩非传中全文引用韩非的《说难》,并两次发出感慨:“然韩非知说之难,为《说难》书甚具,终死于秦,不能自脱”;“余独悲韩子为《说难》而不能自脱耳”。司马迁两用“不能自脱”,悲叹其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。

后世对韩非其人的评价,惜其才华、悯其身世可视作一条线

① 《史记》(第二册)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755页。

② 诸公子:疏属公子,王室远宗。

③ 《史记》(第七册)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155页。以下《史记》对韩非的介绍均引自《老子韩非列传》。

④ 《汉书》(第六册)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735页。

索。陶渊明的咏史四言组诗《读史述九章》，是其“读《史记》有所感而述之”。其中第七章咏韩非。诗人通过“丰狐”之喻，揭示韩非“巧行”“忤辩”然“失时”的悲剧命运。

丰狐隐穴，以文自残。

君子失时，白首抱关。

巧行居灾，忤辩召患。

哀矣韩生，竟死《说难》。

陈深在《韩子迂评》初刻本^①的序言中这样说：

今读其书，上下数千年，古今事变，奸臣世主，隐微伏匿，下至委巷穷闾，妇女婴儿，人情曲折，不啻隔垣而洞五脏。非著书当在未入秦之先，年未壮也，而已能如此事如指掌，何其材之早也！其识事也早，其命物也材，穷智穷虑，渊竭谷虚，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绝。后之君子，悲其志，想见其人，悼其术之不终，而惜其不遇圣主明王以裁之，不究以死。^②

王渭在赵用贤刊本《韩非子》^③的题识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感情：

非之言谅矣，然而察见渊鱼，不祥孰甚焉？群小鬼域情状既为所烛照无遗，则遂无以善其后，斯最其伤心之故也，能无以一矢相加遗乎？费长房之死于群鬼，职此故矣。^④

梁启超在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·韩非子》中对韩非则有个性化的解读：

① 《韩子迂评》初刻本是《韩非子》善本之一，刻成于明万历七年（1579）。陈深的序作于万历六年（1578）。

② 张觉：《韩非子校疏析论（下）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250页，附录三。

③ 赵用贤刊本《韩非子》是全本，刻于明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也是《韩非子》善本之一。

④ 张觉：《韩非子校疏析论（下）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262页，附录三。



吾侪在本书中虽不能多得韩非事迹，然其性格则可想见。彼盖一极倔强之人，确守其所信而不肯自枉以蕲合于流俗。彼固预知其不能免于世祸，然终亦不求自免，其遇可哀，而其志可敬也。^①

君子不遇时，抱负未展，身死国灭。古往今来，韩非并不缺乏同情者。不过，身死两千余年而书不磨灭者，史上又能有几人呢？当然，对其进行攻击者亦大有人在，矛头主要指向他的著作。对《韩非子》一书所阐述的术、势、法三位一体的法家思想，批评者主要攻其诋毁圣贤、刻薄寡恩。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将商鞅、韩非并列，指出他们遭车裂、毒杀的必然性在于背弃仁义，“至如商韩，‘六虱’、‘五蠹’，弃孝废仁，蠲药之祸，非虚至也”^②。法家常成为儒家的箭靶，如苏轼颂扬孟子“配禹可也”，同时竭力贬低法家。他在《六一居士集序》中说：“孟子既没，有申、商、韩非之学，违道而趋利，残民以厚主。其说至陋也，而士以是罔其上”，并将秦亡天下的原因归罪于法家，“秦以是丧天下，陵夷至于胜、广、刘、项之祸，死者十八九，天下萧然。洪水之患，盖不至此也。”^③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，即批评者往往一面攻击，一面也并不吝惜赞美之辞。以王应麟为例，他一边说“《韩子》曰：‘殷之法，刑弃灰于街者，子贡以为重，问之仲尼。仲尼曰：‘知治之道也。’以商鞅之法为殷法，又托于仲尼，法家辱圣言至此”^④，同时又为韩非思想之深邃、洞察力之超群而折服，“‘人主以二目视一国，一国以万目视人主。’此名言也”，又

① 张觉：《韩非子校疏析论（下）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371页，附录四。

② 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（上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309页。

③ 张觉：《韩非子校疏析论（下）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345页，附录四。

④ 见《困学纪闻》卷十。张觉：《韩非子校疏析论（下）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350页，附录四。王应麟所引《韩子》，出自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七术》。

云,“‘吏者,民之本、纲也。圣人治吏不治民。’斯言不可以韩非废。”^①明代所刊沈律《百家类纂》^②选录了《韩非子》中的部分文字,其《题辞》也综合了正、负两方面的评价,曰:“今读其书,往往尚法以神其用,薄仁义,厉形名,背《诗》《书》,课名实,至谓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举不足以相信,其杀身宜矣。然而善持议论,文辞瓌玮奇古,《国语》、《左氏》之亚也。是焉可以其人而废之哉?”^③

下面是《韩非子》不同版本的几则序言,作者充分肯定了法家的历史价值。

万历六年(1578),《韩子迂评》初刻本门无子序曰:

夫言期于用,言而无用,言虽善,无当也。众人皆以为然,而吾亦以为然者,六经也;众人皆以为然,而吾独不以为然者,宋儒也;众人皆不以为然,而吾独然者,韩子之书也。韩子之书,言术而不止于术也,言法而不止于法也。纤珠碎锦,百物俱在。诚汰其沙砾,而独存其精英,则其于治道,岂浅鲜哉?^④

万历十年(1582),赵用贤所作《〈韩非子〉书序》曰:

嗟乎!三代而后,申、韩之说常胜。世之言治者,操其术而恒讳其迹。余以为彼其尽绌圣贤之旨,而独能以其说击排诋訾,历千百年而不废,盖必有所以为《韩非子》者在矣,恶可忽哉!恶可忽哉!^⑤

1802年日本蒲阪圆所作的《增读韩非子》跋,也从历史大背

① 见《困学纪闻》卷十。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析论(下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1年,第1350-1351页,附录四。王应麟所引两段文字,分别出自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和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。

② 该书刊于明隆庆元年(1567),是诸子百家著作选文的汇编。

③ 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析论(下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1年,第1278页,附录三。

④ 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析论(下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1年,第1250-1251页,附录三。

⑤ 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析论(下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1年,第1260页,附录三。

景中强调法家之意义：

论者以惨刻少恩摈韩子，余谓不然。夫良医之除甚病也施剧剂，圣人之刑乱国也用重典。公子生遭天降丧乱，宗国削弱，以为非富国强兵无以供军应敌，非信赏必罚无以塞邪止奸；而世之饰仁义，为迂弘，欲以治危乱之国者，譬如腐索而御驽马，不为徐偃王者几希。故曰：“时异备异。”公子之言，盖救时病之药石哉！^①

任何一个学派都会受到质疑和攻击，只是在很多情况下，被评论者往往缺席，无法产生对决的效果。不过，也有正面交锋的例子。在西汉桓宽的《盐铁论》中，大夫、御史和文学、贤良当面对垒，唇枪舌剑，展示了法、儒两派的对立。盐铁会议表面是具体国策的讨论，背后则是治国理念的较量。以《刑德》篇为例，双方都在攻守中寻找胜机。当然，此战胜负千载未定。下面是交锋的一个精彩瞬间：

御史曰：执法者国之辔衔，刑罚者国之维楫也。故辔衔不飭，虽王良不能以致远；维楫不设，虽良工不能以绝水。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，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，以制敌御难，惑于愚儒之文词，以疑贤士之谋，举浮淫之蠹，加之功实之上，而欲国之治，犹释阶而欲登高，无衔楫而御捍马也。今刑法设备，而民犹犯之，况无法乎？其乱必也！

文学曰：辔衔者，御之具也，得良工而调。法势者，治之具也，得贤人而化。执辔非其人，则马奔驰。执轴非其人，则船覆伤。昔吴使宰嚭持轴而破其船，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。今废仁义之术，而任刑名之徒，则复吴、秦之事也。夫为君者法三王，为相者法周公，为术者法孔子，

① 张觉：《韩非子校疏析论（下）》，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1287页，附录三。

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韩非非先王而不遵，舍正令而不从，卒蹈陷阱，身幽囚，客死于秦。夫不通大道而小辩，斯足以害其身而已。^①

对《韩非子》还有一点需要说明，即其成书及后世流传过程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对《韩非子》创作原因、主要内容及篇目、字数等有如下介绍：

非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谏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，执势以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，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余万言。^②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韩非列入法家十家之一，“《韩子》五十五篇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子部法家《韩子》二十卷目一卷”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“丙部子录法家《韩子》二十卷”，《唐书·艺文志》“丙部子录法家《韩子》二十卷”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“子类法家类《韩子》二十卷”，无异议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法家类《韩子》二十卷的内容提要 and 评论，除了版本简介，还涉及作品的编辑问题。对其中历来存在真伪争议的篇目也做出了说明，基本结论就是《韩非子》“名为非撰，实非非所手定”。^③

今书冠以《初见秦》，次以《存韩》，皆入秦后事，虽似

① 王利器：《盐铁论校注（下）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567-568页。

② 《史记》（第七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2147页。

③ 对于《韩非子》的编者问题，周勋初认为，“《韩子》的编者应当是汉代的主管中秘书者”“刘向是最有可能编定《韩子》的一个人”。见《韩子的编者——刘向》一文，周勋初：《〈韩非子〉札记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6、18页。



与《史记·自叙》相符，然《传》称韩王遣非使秦，秦王悦之，未信用。李斯、姚贾害之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之药，使自杀。计其间未必有暇著书。且《存韩》一篇，终以李斯驳非之议，及斯上韩王书，其事与文，皆为未毕。疑非所著书，本各自为篇，非歿之后，其徒收拾编次，以成一帙。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，并其私记未完之稿，亦收入书中。名为非撰，实非非所手定也。以其本出于非，故仍题非名，以著于录焉。^①

《韩非子》中的某些篇章，历史上一直存在疑问。王先谦在《韩非子集解》的序中这样说，“《主道》以下盖非平日所为书，《初见秦》诸篇则后来附入者”^②。《主道》第五，是卷一中的最后一篇，第一至第四依次为《初见秦》《存韩》《难言》和《爱臣》。王先谦的疑问主要集中在卷一。今人《韩非子校注》一书在各篇的校注说明^③中，也提到某些篇目作者存疑：《初见秦》：“作者问题尚需做进一步研究。”（第1页）《有度》：“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，和《管子·明法》篇有不少相同的地方，有人据此提出过疑问，但本篇与《韩非子》其他篇章的观点和风格一致，应该认为是韩非所作。”（第34页）《奸劫弑臣》：“此文最后一段，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和《韩诗外传·卷四》均作孙子（孙武）答春申君书，但这段文字与全文内容关系密切，文意相连，似是韩非原作。”（第102页）《问田》：“作品中称韩非为‘韩子’，说明此文可能是韩非的门徒所作。”（第479页）高华平等所译《韩非子》，主要依据《韩非子校注》，译者认为《存韩》《初见秦》两篇是“与韩非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记录，不是韩非所作”^④。而按照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（上）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848页。

② 王先谦：《韩非子集解》，《诸子集成》（第五册），中华书局，1954年，“序”第1页。

③ 《韩非子》校注组：《韩非子校注》（修订本），凤凰出版社，2009年。下文引用校注说明，引文页码直接标于引文后。

④ 高华平、王齐洲、张三夕：《韩非子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“前言”第10页。



张觉的说法,“综合各家之说,《韩非子》只有《问辩》《定法》《诡使》《六反》《五蠹》《显学》六篇是无人怀疑的。”^①公案未了。不过,毫无疑问,《初见秦》最为可疑且影响最大。

重要篇章的作者问题因为涉及人物评价,所以无法忽略。如果《初见秦》的作者为韩非,那么,韩非可以说死有余辜。司马光就是依据《初见秦》对韩非做出了如此评价:

臣光曰: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,爱其国以及人之国,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。今非为秦画谋,而首欲覆其宗国,以售其言,罪固不容于死矣,乌足愍哉!^②

因为《初见秦》的作者是这样说的:

今秦地方数千里,师名百万,号令赏罚,天下不如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,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。大王诚听臣说,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,赵不举,韩不亡,荆、魏不臣,齐、燕不亲,霸王之名不成,四邻诸侯不朝,大王斩臣以徇国,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。

韩非为韩王宗亲,初见秦就倡议灭韩,还口口声声说六国不灭就“斩臣以徇国”,韩非是否想过自己最应该在哪一国巡行示众呢?

当然,绝大部分学者认为《初见秦》的作者并非韩非^③,因此,这种对韩非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。^④钱穆有详细考证,其一

① 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析论(下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1年,第1384页,附录五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75页。

③ 《初见秦》的可能作者包括张仪、范雎、蔡泽、吕不韦、荀子。贺钢提出《初见秦》的作者可能是白起。贺钢:《〈韩非子·初见秦篇〉作者新议》,《西安石油大学学报》,2017年第6期。

④ 也有学者持肯定看法。张觉认为《初见秦》“应为韩非所作”。理由是,韩非入楚就学于荀卿之时可能到过秦国。“荀卿入楚在公元前255年,秦昭王死于公元前251年,韩非的这篇上书可能就作于公元前255年至公元前251年之间。”对于《初见秦》中的“灭韩”和“存韩”的观点相反,张觉认为是“情势不同所致”。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析论(上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1年,第8页。不过十几年前主张灭韩,十几年后大厦将倾危如累卵又主张“存韩”,恐怕也避不开“子之矛”攻“子之盾”的尴尬。



曰,从情理来看,“非韩公子,不应初见秦即以攻韩为言。且李斯驳非,正以非为韩不为秦言之。”^①周勋初在《韩非是韩国的忠臣,还是秦国的谋士?》一文中说:“从现存的材料来看,韩非在入秦之前,始终站在韩国的立场,力图自强,谋抗强敌”“从韩非的思想来说,虽然看到秦国法治较好,但却坚持立足韩国,保存韩国,力求在韩国推行法治,使韩国富强起来。这种态度,与前期法家吴起、商鞅等人不同,反映了时代的特点。”^②

日本 1808 年刊行的《韩非子翼毳》^③,以《难言》为首篇,保留五十三篇。作者太田方认为,《初见秦》和《存韩》两篇是好事者冠之书首,而后人不辨,列之篇目。太田方在序言中介绍了不收此二篇的原因:

且《初见秦》篇曰:“臣昧死言所以亡韩”;又曰:“一举而韩不亡,大王斩臣以徇”。夫韩子,韩之诸公子也,然以亡韩为事,何宗国之不闵哉?夫人之思故,常情也,韩子独无情哉?其人也虽少恩,然亦必不以亡宗国之言说初见之秦王矣。……首载亡韩之言,次纪存韩之事,一人之书,一书之中,一亡一存,乍秦乍韩,何其无特操哉?^④

以上推论是很难反驳的,结论也是符合情理的。

二、《韩非子》的文体及语言特色

作为先秦诸子散文的杰出代表,《韩非子》在文学史上亦占重要一席。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,把春秋末至战国列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全盛时代之一。他认为,在

① 钱穆: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商务印书馆,2015年,第552页。

② 周勋初:《〈韩非子〉札记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0年,第32-33页。

③ 该书“在日本最广受好评”。[日]佐藤将之:《中、日文学界的〈韩非子〉研究》,《国学学刊》,2016年第4期,第105页。

④ 张觉:《韩非子校疏析论(下)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,2011年,第1288-1289页,附录三。



这个时代文学亦达到一个高峰。“其时光焰万丈者，尤在文学。文学亦学术思想所凭借以表见者也。屈、宋之专门名家者勿论，而老、墨、孟、荀、庄、列、商、韩，亦皆千古之文豪也。文学之盛衰，与思想之强弱，常成比例。当时文家之盛，非偶然也。”^①谭家健把先秦散文分为四个阶段，第四阶段为战国晚期。他认为《荀子》和《韩非子》是代表作。他们的成就表现在“不再局限于对话体的辩说，而是围绕某一中心进行专题性的探讨。文章结构严密，讲求逻辑和修辞，反映了先秦说理文的高度成就”。^②游国恩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称韩非的文章“锋芒锐利，议论透辟，推证事理，切中要害。其篇幅长者如《五蠹》，近七千言，这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”。^③包括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在内的先秦议论文，直接影响到汉初贾谊、晁错等人的政论文，“贾谊的论事，指陈利害，激切锋利，淋漓酣畅，风格犹近韩非。”^④

《韩非子》的文学性自古已受关注。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称“慎到析密理之巧，韩非著博喻之富”，^⑤慎子分析缜密，韩子比喻丰富。其实，“析密理之巧”也是《韩非子》的特点。《韩非子》一书理深文奇，对这一特点其实早有共识。这里略举张觉辑录的《韩非子》版本资料和研究资料中的几个例子。^⑥万历七年（1579），门无子为《韩子迂评》初刻本所写“牌记”曰：“余晚年最爱《韩子》，论事入髓，为文刺心，求之战国之后，楚、汉之先，体裁特异，余甚珍之。”（第1252页）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朱士泰在《〈管韩合纂〉序》^⑦中说：“韩子之文深而幽，曲折而多

① 梁启超：《饮冰室文集》（第十二卷），广智书局，1903年，第24页。

② 谭家健、郑君华：《先秦散文纲要》，明文书局，1991年，第8页。

③ 游国恩等：《中国文学史（一）》（修订本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86页。

④ 游国恩等：《中国文学史（一）》（修订本）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87页。

⑤ 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（上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309页。

⑥ 见张觉《韩非子校疏析论》附录三和附录四。引文页码直接标于引文后。

⑦ 《管韩合纂》为赵用贤《管韩合刻》的删节本。其中的《韩非子纂》是赵本《韩非子》二十卷的删节本。